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一

明 鈕南張 岱著

吳廷舉李承勛梁材列傳

吳廷舉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於鄉二十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罷縣諸浮費壞斥淫祠觀寺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盜後少子改行泣懇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倨直好氣節上

官莫敢于劉大夏為廣東左布政使每延館廷舉者  
衙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縣有推  
瑞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濬、檄召廷舉廷舉  
人見濬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院難  
檄故面語公、留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奔命謂大人  
有重妾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若例不  
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為之道出巡按御  
史汪者曰吳金顛拒上市能所壞淫祠斥寺觀以其

材作土堤闕書院修學宮亡侵乎盜、門竟撤之殆  
盜賂耳即捕盜令自首賂令、乃撤門標不即理前  
事廷舉因服桎梏分析費直竹木碎屑具列斤兩盜  
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庶令汪大漸止廷舉以  
劉侂不得起遷滯邵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廣東盜  
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則平十  
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瑾索括省帑令解京師袁謂當  
留盜入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

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請留之脩軍瑾大  
怒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鶴入廣買辦不法太監忠  
鎮守橫恣者二十事忠亦訐奏廷舉逮繫詔獄無所  
考坐枉道過家抵首吏部門一月謫戍邊會風霾示  
變放為尺其年瑾誅遷雲南副使江西盜起總制討  
之數年無功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廷舉才畧隨遷江  
西參政至則督兵攻靖安寇胡雪二者無功既單騎  
入姚源賊王浩八壘諭之降為浩八所羈是舉居數

日不見恐行坐吟詩險伺得賊要領日用其巨力而  
譴傲輕者啗以利令僕妻其女時胡世寧方以按察  
使討賊騰檄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曰與掾澄執首  
率三人平之因上掾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又二年  
追姚源賊于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于裴  
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尊副使李壽陽而請之顧  
其音響不諧大為壽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乞  
休不俟命辭去既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畧廣西轉

左布政湖南飢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南定  
地諸夷界寧庶人止反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都御  
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異代也 世宗即位召  
為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  
匡君竭忠而輔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救時都御史  
之職當辯理冤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  
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招權納  
賄誤國開邊臣于此曾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

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諛事錢寧臣于此時不以  
風聞糾過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 先帝南  
狩有請竇之從無回鑿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  
友也 先帝朝事日非既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  
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輸贊  
獻歲昔者張綱埋輪于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  
面陳于彥博韓愈著論於陽城歐陽移責于仲淹陳  
瓘致規于魯布朱熹劄簡于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



間有愧七賢不敢就職瑾乞骸骨歸䟽入改南工部  
又改南戶部遷南巡撫右都御史蓋立朝五日而已  
大禮議起廷舉請廷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  
清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  
非不報廷舉雖與夢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于朝而  
廷舉先為江西時德興縣有欽仕布政使舒清者嘗  
治禹州掘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屬公後在廣西却  
土官餽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擾

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未康下  
吏部寢不行至為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  
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  
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映者方操兵教場  
聞波事召兵前衝圍太監道攘臂大呼扼太監頰落  
其帽諸兵皆助圍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  
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為辱入奏之世宗  
命械繫波景映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黷所以

魚肉吳人狀 上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黜志聰罷  
之廷舉還引見景腆壯焉為立伏羲吳風碑、於長  
洲之縣門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具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戶部主事陳琛以詩規廷舉廷  
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即歸矣遂再疏請疏引白  
居易張詠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催我作閑人天  
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之語疏中有嗚呼  
二字 上怒廷舉侮慢無人臣禮令致仕亡何卒廷

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爪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  
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杞為同舍生杞以資貢  
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凡事之杞主僕皆病  
瘠僕死廷舉身為煮粥負之解後晝復十數反其在  
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當迎廷  
舉獨紀經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弟廷弼  
亦為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廷弼曰  
君子仕則為君兄強直守職誠向君也烏規哉廷舉

被逮時廷弼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通飲食者  
廷弼著舉人中服操食、凡卧其械下刑部主事宿  
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為奏記吏部尚書張  
綵、掾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贊其孝友隆慶初贈廷  
舉太子少保謚清惠

李承勛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高父田成化中為戶  
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計黔瀘夔  
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輒蠻平擢廣東右叅

議海西夷前那喃叛回渡海抵巢諭服之仕至右副都御史以不謁汪直重縉紳間承勛二十舉弘治六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瘴力行古政歷南京刑部郎中與胡世寧魏綬余祐相善稱四君子正德三年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西盜起瑞饒撫贛諸郡皆被賊承勛至贛賊方犯新淦丞政趙士賢被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勛多方防禦寇退六年靖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權攻掠州縣殺人

萬計參政吳廷舉入寇壘為所留代者副使吳一貫六  
沒於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寇  
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害承勛單騎入憲軍召  
賊黨王奇說降之奇來見搭得其衷亦縱使還奇復  
與其党來則謀舉火為應承勛乘之寇以大潰擒斬  
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  
賊王浩八聽撫復判都御史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  
兵貪暴甚賊承勛獨約束一軍設伏長源復斬首百

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黎安欲奪之誣承勛竄賊  
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績顯著得出超遷浙江  
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巡撫遼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  
殺掠市人巡按御史曹禴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  
畧戰守兵部以承勛言上遂使往承勛以開原一  
鎮孤懸賊境密通奴兒土諸夷邊城頽壞賊往來莫  
禁民固不走奏請修築邊堡起定遠慶雲次古城鎮  
夷以及松山柴河諸要衝為垣九萬一千四百餘丈



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來逋逃三千三百有  
奇墾田五千四百餘頃入城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  
要害垣塹墩臺視開原三之一兩月報峻陞俸一級  
是為 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靖六年左都御史  
缺吏部以承勛凡胡世寧上 上用承勛輒傳赴職是  
時 天子勵精圖治收召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  
著於時者莫不在位尋陞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

願壽罷 上加承勛太子太保使為之刑部班亞吏  
部復使為慎選也承勛自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  
上嘉納焉頃之 上欲作新戎政復圍營舊大學士  
揚一清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  
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充之 上又特命承勛  
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提督團  
營賜璽書及御製詩一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  
寧等類見諮訪承勛亦致 為國知無不言甚

稱上意七年以疾乞休目既時事所急者上下

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兵部尚書卒特命

承勛專領尚書事魚圍營如故時岑猛弄兵于田州沙

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泚岷甘肅土魯番嫁

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報日至承勛繼世

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品考滿上親製

手勅嘉褒賜羊酒寶鞍十年春以風霾示異奉詔脩

陳備邊策曰言今天下夷虜之患凡五所以脩之不

過豐材用材兩途而已豐材之道在預備用材之道  
在器使疏入即下諸司條議舉行亡何暴卒於官舍  
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為文達祭卹典  
有加賜贈少保謚康惠

梁材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德清令尅  
苦而勤敏一日勤事他邑重囚越獄去材還禱於城  
隍未幾就擒材詰之曰汝既遁何復為我擒賊曰有  
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為異正德二年

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  
無適情大司寇洪鍾每命諸司錄其讞案以為法五  
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材于筆大學  
士李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為史記李東陽與陽廷和  
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鑑中丞楊綸令其屬  
徧為之李東陽見材作喜曰此以古詞兼律筆足示  
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興未幾調杭州杭以  
繁富名材至愈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

貴索中無長物而材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奉直  
學道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通倚鎮守中貴人  
畢真為內應人心洵、御史張縉謀於才曰事急矣  
將若何材既就柴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  
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奸謀內沮而浙恃以安嘉  
靖二年以服闋再為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仇  
夷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梁君為之材即召至諭以  
王法當誅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

額輸服御史難其太輕材曰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訶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在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推之而親為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菓蔬弗受也兩典名郡及為藩臬長一以便民為務頌載途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為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戶部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文定往平雲南至

澧州聞復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  
召復任駕謁山陵受勅偕宣城伯衛瓘居守十七年  
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  
領財賦得人寔難竊見材操心慮直終始不渝且綜  
理既閑出納有執寔聖朝人材之望及今未衰尚堪  
任使之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俞之起材原官加太  
子少保時永嘉張聰新貴用事嘗以意氣挫折公卿  
一日于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州當辦則應



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張聰意其黷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風具者乃嘆曰渠固若是辨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材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勸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為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尚模稜公卿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

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  
恃寵專權損兵冒餉材既劾之上下其章所司  
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  
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  
大興邊費無節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材竭心籌  
畫必不加賦於民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至世廟  
以祠禱故於額外有所需材執曰終不可以無益虧  
國計世廟心勿善也頃之材去且死卒致邊儲大

窘計無所出 世廟乃數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居  
恒約勒僚友一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解  
者什九私居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銑  
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  
召用梁材矣此與司馬溫公入朝何異隆慶初奉遺  
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石匱書曰吳司空李康惠梁端肅皆能設奇取捷勘  
定禍亂而司空敏而吏康惠敏而敦端肅敏而藏是

則其才有不同而用以濟事則一也 世宗嘆曰得  
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三君子才不相上  
下而惜 世廟未及進用耳雖然若材者以一人兼  
三尚書而事皆立辦一變而足又何在多人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明 劔南張 岱著

陳張姚林列傳

陳金湖廣麻城人成化壬辰進士知婺源縣召爲南  
監察御史歷官雲南右布政督兵平竹子箐叛夷祥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孟養爲邊患數十年金遣人  
省諭即輸服歸侵地十三處又合貴州兵勦平度賊  
朱魯等修復滇池水利灌田數千頃以至屯田馬政

軍器多積弊盡搜剔之正德二年丁卯代熊綽總制  
兩廣先是都御史韓雍開大藤峽威信至著全募其  
為人馬平僮賊倡倣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  
省諭古田賊首歸侵疆輸賦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  
積久為梗全諭服之俾通江路無過往來上其事賜  
名永通峽己巳陞南戶部尚書庚午改都察院左都  
御史以母憂去位無何江西盜起召全總制江浙閩  
廣軍務墨哀就道時江西諸郡贛賊犯新淦靖安賊

援越王嶺馮瑄賽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  
州桃源洞等處群盜竄起金至下令曰諸賊巢惟華  
林最險峻為賊巨巢華林破餘賊不足平也乃勒兩  
部合廣西田州東蘭等狼兵擢副使周憲等分兵討  
華林會憲兵先進後兵次期不至憲戰沒賊益熾金  
察南昌守李承勛可太任命勦之勛招有降賊黃奇  
者用之多縱反間夜啣枚入賊巢大破賊斬首三千  
餘級賊奔潰華林平金以次擊平諸賊奏立采鄉萬

年二縣地方以寧班師加太子少保躋請終制許之  
乙亥秋加太子太保仍督撫兩廣全念兩廣之用兵  
民困瘠不忍更以兵事累地方既復監利開鐵冶佛  
山堡收稅以充軍興南雄民遺虛糧七十餘石征逋  
方急金別覈橋稅以代供潮州所轄多逃移逋賦亦  
五千石則撤餘監補之減省供費一意拊卹丁丑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同沂州王璟掌院事時璟以  
左都宣城張綸以右都俱掌院金再以少保進院人病



之有中都御史之誣 武宗之南征也南贛巡撫王守  
仁先以擒宸濠獻捷群小別有異議不許庚辰冬十  
月 車駕將還京師令守仁重獻捷 六飛次通州  
忽召文武大臣會議濠罪群臣相視未發金首言宸  
濠不軌天地鬼神共憤而王守仁佐文定起兵勤王  
冀元亨以一書生助之其志可哀柰何猶豫竟抵宸  
濠于法而守仁等之功旋白正德十六年致仕嘉靖  
八年卒賜祭墓如例

張嶺浙江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除江西上饒縣奏  
課吏部考第一陞南京兵部主事先是屬部見守備  
瑄執禮甚恭嶺肅揖而已遂亦為式縉紳重之歷刑  
部郎中正德初劉瑾擅權傾天下隆平侯張祐無嗣  
弟姪爭襲奏行勘議瑾受賄以屬嶺不可私乃矯制  
取入他曹理焉戊辰陞知興化府禁奸戢暴吏不敢肆  
瑾索奇香諸郡嶺不報郡人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  
以姪女奪其舊聘諷嶺主之復不應瑾怒甚遂撫隆

平侯事落職微服東歸杜門謝客瑾誅起守南雄未  
幾陞江西叅政時宸濠賂結中外諸臣亦欲要致嶺  
陰使黨人王泰諭意嶺正色拒適藩省穴乘釁劾嶺  
賴朝論不能害擢右布政使尋轉左時濠欲拓府址  
以擬大內嶺不聽濠動為掣肘因斥曰病風子乃戒  
其下慎勿干擾濠遂賂陞南光祿寺卿尋拜右副都  
御史撫保定值武廟巡幸諸權監江彬錢寧輩往未  
誅索郡邑嶺無所應百姓安堵群小謀擿嶺遂移疾乞

休歸 世廟八繼大統詔徵天下耆舊起拜右都御  
史總督兩廣計擒思州土官黃鏐勒平劇賊蒧院蒧  
猛三等斬獲萬餘人捷聞慰勞有加江福流賊黃萬  
山李文積等糾隔郡縣勢甚猖獗悉討平之尋入掌  
南院總持風紀內臣黃玉守備舍人曹顯皆治以法  
無所顧改南工部尚書以老致仕入四年卒年七十  
四祭葬如例

姚鎮浙江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禮部主事陞

廣西提學僉事尋改福建副使仍督學先是興泉汀  
建諸生偏習一經乃延明經分教諸邑五經始備歷  
轉福建山東左右布政所至以政事聞擢副都御史  
撫延綏鎮至榆林 武宗以十萬衆駐蹕其地鎮調  
度兵食人不知擾嘉靖初酋寇涇陽全陝大震鎮以  
遊擊彭拱勇略使率所部入出指揮卜靈於獄為拱  
最授之方畧斬酋八千餘級酋悉引退 上降勅褒  
獎陞工部右侍郎四年命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先是田州土酋岑猛擁勝兵數萬督府調遣不復聽命撫按張嶺張鉞等相繼列其罪狀謀勦鎮至諭猛使束身歸罪當請於朝待以不死猛不聽鎮疏猛罪決不可宥調永保兵自督師分兵五哨蹙之破定羅下丹梁猛子邦彥與其驍將韋好陸受列十二營分道挑戰官軍奮前斬受好邦彥中天道喪大清敗猛奔歸順土官岑璋鳩猛傳首南寧捷奏上嘉其功賜金綺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會潮惠二郡流賊

并賀縣蠻作亂遣僉事施君儒討平之再賜金綺往  
既誅班師其麾下土目盧蕪等復叛據思恩州挾以  
求款察佐多勸之鎮不可曰交南之役平而復叛者  
四麓川之役平而復叛者三二酋假息遊魂不誅無  
以懲後柰何曲宥其罪偷旦夕安乎乃自引咎復奏  
於朝請勅而巡按石金劾鎮夫策致再亂且言岑猛  
不死執政張煦桂萼等遂薦新建伯王守仁往勦鎮  
遂致政閑位初張桂萼言大同當征而撫四川當撫

而征實費宏謀國不減以成南北之惠意主排宏故  
不得不抑鑠以伸其說及王守仁至力主撫蘓受二  
首詣軍門降後益肆橫毒殺土官不靖者久之衆始  
服鑠之先見乙未陝西三邊缺總制費宏薦鑠起兵  
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往蒞其地嚴督諸鎮推珍鹵寇  
寧夏甘肅相繼奏功未久乞休歸卒年七十四鑠端  
嚴博大所至以公廡見稱于涑狀元及第官侍讀學  
士



林富福建莆田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忤權  
璫劉瑾繫詔獄降潮陽縣丞復以大理事文致罷官  
仍罰米一百石瑾誅起袁州府同知陸寧波知府富  
道喜事增募鄉兵令編戶輸直富以歲儉民貧持不  
可市舶闖奴橫奪民鱣捕之且藉闖不法狀欲上  
聞閣欽哉廣德湖自宋為官田輸租特重既而租調  
并征民不堪命富遂議改為全折丁外艱服除改處  
州孝豐寇湯毛九倡亂委勦率處兵為前鋒親抵賊

巢擒其魁他哨乘之寇悉平 世宗登極陞廣西叅政入覲舉卓異陞廣東右布政藉淫寺之田以膳學宮毀閣之假設聖像以漁民利者尋為忌者所中調廣西兩廣都御史姚鎮委以思田兵事先是盧蘓王受及執思思知府以下官屬進逼武緣富覘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徑趨思思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為內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退遁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挫富乃議招撫會鎮辭任去代之者為餘姚王守仁

與富議合遂撤兵蘇受率衆七萬來降田從罷朝議  
欲改土為流富謂思州仍流官田州土官必不可廢  
但稍貶降分其權為便遂行其議富歷事文知八寨  
徭賊與思田勢相倚請于守仁宜以時定師尅日出  
而富已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請終其事冒  
暑兩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乃啓行會鄖陽歲飢  
妖民周極美煽亂富且賑且捕未幾歲寧守仁卒陞  
富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代其任東賊王基偕號海

寇黃秀山倡叛皆以次討平未幾廣州會寧寇復熾  
富集漢邊兵分擊之擒斬四千有奇未旬克寨七  
十四降寨如之賜賚甚渥復上六事為會寧善後計  
從之時議大征富與御史議左乞休會方獻夫家喪  
奪民產富什僉事龔大綏裁以法獻夫不憚至是疏  
至獻夫調青回籍聽勘入富將歸海寇為梗御史檄  
勦不克反嫁其罪于富遂落職大綏隨被逮以死富  
歸七年適情林泉不聞戶外事屢薦用不起卒年六

十六子萬潮孫兆全俱進士

石匱書曰陳張姚林四君子者皆大臣兼武事與王文成同事江右思田驅馳戎馬間以共成其勲業者也故平濠之役張嶺挫其鋒於前陳金向其功於後思田之後姚模奪其魄於前林富善其策於後嗟我文成天下之為烈也論其成功則豈一手一足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三十二

明 鈕南張 岱著

楊訐林倫王列傳

楊守陳鄞人也先世以貧聞而祖範為儒者父自德縣吏也有陰德生守陳舉景泰元年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時 景皇帝宮中嘗以金銀為豆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為關咲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

七年學益遠速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大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曰遊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殿中禁妾政內侍者乃禍召望夷高居無為肆情嬖斃者乃變起祿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惟判陛下慎之聽者以為憇久

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仕守陳素羸疾靜  
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樵一官五品十六年矣  
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為黃綠者  
守陳曰豈嬰半生老乃嫁人邪一時薦紳傳為名語  
孝宗為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為日講預修大  
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先時翰林修大  
訓有事涉中貴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  
數薦守陳可大用久 孝宗即位論進宮僚官奏擬



南京吏部右侍郎 上于塗去南京二字留之時王

恕為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為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

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言之恕率施用未幾

詔議桃禮一官請桃 懿祖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

不遷守陳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

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

之稷契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

取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  
祖人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  
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  
既立始祖之廟人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  
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  
以為七廟異時祖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其禮而  
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亨則尊 太祖祫  
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不能從弘治元

年疏論講學聽政累數百言略曰 陛下御極以來  
屏棄珍玩放遠奇袤納忠諫躬覽章奏持此不懈  
克舜可幾臣愚過慮止始猶易保終寔難若內養勿  
深外資勿博親志少懈慈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  
戒 上嘉納之三月御經筵禮部并請午朝得如守  
陳奏後數年 上特召輔臣坐論政事閱章奏皆自  
守陳啟之守陳在吏部倡持正論會修憲宗憲  
錄克副揔裁再請解部事專史職不允未逾年入辭

且諸老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尚書王恕尚不  
免人言况臣迂踈宜止退 上不許守陳請老益力  
乃以本官兼詹事專職史館而以張莊簡代之守陳  
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  
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難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  
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  
不傳及今朱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  
旋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

例群臣章奏留中者即忠言正議國家大政事例不  
得實錄直宣付史館以備遺忘疏具病不果止亡何  
卒為弘治二年金星犯進賢寺陳應之訃聞上嗟  
悼賜謚文懿後二年實錄成始贈尚書弟守陞南吏  
部尚書從事守隨掌大理寺事工部尚書謹康爾守  
隅廣西布政使二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  
使皆能濟美克世其家

許進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

甘肅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強珍劾之下  
詔獄進具疏劾直救珍坐奪俸直既銜進有道士以  
黃白術干鎮守湖廣總兵李震不遂、誣震招夷軍  
為不軌直逮震家百口諷錦衣鍛鍊成獄進為具寃  
狀上命即誅道士直怒求進亡所得一日上章  
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出為山東副使監臨鄉  
試司事者欲私一貴介進堅持不可乃止東昌武弁  
于懷金歸與所孳生過飲於酒家暮散武弁于被杖

且無首執生於官不勝刑遂自誣伏進知其冤私念  
必酒家殺之又意貧人得金必易貨急召通邑商人  
莫測其故至明驗聞私厝見酒家以殺人之次三日  
易布數疋一鞫即服始獲死首於空桑中奉安一富  
豪捷人批腹死舉屍棄壑嗚呼隣無所救言死者兄  
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  
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  
其人謂進文私行知其事即吐實富家驚愕稽首服

罪近寄行圖指畦蔬曰為政如理此蔬矣須脩知某  
可灌其可藝買、為之得毋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  
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錦衣獄 孝宗踐祚赦出之  
既改元命為廣東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  
同虜大舉犯邊道炮石烽火不絕相應保帶馬尾飛  
塵漲天虜驚為兵喪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皆  
戢、下馬閤門外脫弓矢入館代府諸郡王與巡撫  
通酒食乾沒易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



發其罪廢為庶人太監嚴侵餉撓軍按劾之嚴撫拾  
中傷驗問無實竟坐擅用藍緇旗請克州知府至用  
寬平治衍聖公孔弘泰問曰公此秉政體何異昔日  
進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虐即見  
忿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居寃四年遷陝西  
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績罷為民廷  
議復擬進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提哈密  
虜其王陝巴進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

食乾糲飲水衣裳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  
王故城九年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  
廣察守令減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先是張敷華撫  
陝有名至是聞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召為  
戶部侍郎與尚書周經並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  
大臣有不協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進曰古者大  
臣知無不言况會議乎庚申北虜寇大同上命兼  
左副都御史提督宣大諸軍事法令嚴峻忤權貴竟

坐奏劾將官不公勒令致仕進家居對客談哈密事

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憊且多忤無益於時幸除

太平安度餘生即不虞有疆場變尚思報國恩荷戈

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問曰公

昔為士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亦以朴

真仕居之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制者四

十餘人止德改元乃起進兵部左侍郎提督京營兵

尋晉尚書賜蟒衣上疏勸上勤學問戒逸遊上

嘉納之每於圍營操練必指授方畧而南北各邊事  
機處置周悉凡權責請託多執不從改吏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逆瑾秉政與進不協誣以他事令致仕猶  
銜進不已進在大同時嘗藉軍出僱役錢曰尖丁御  
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勘劾而密致汝  
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殺吾二人奈何  
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白其事瑾大怒令改  
勅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以上瑾曰二人不思

還京耶時中肯偏切內外竄匿進曰吾且死耳遂仰  
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言之第以為進卒復  
官致仕如故贈太子太保進立朝無朋拔擢皆出公  
論去世二十年謚典見格嘉靖初乃得謚為襄毅進  
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洵出若無不可為者法尚  
嚴峻請託拒絕少時被父捷指出血後舉指示人感  
泣不已其為吏部尚書有貢士就銓輒急銓之曰先  
祖嘗為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有官爵者七人詔鄉

貢士誥南京戶部尚書誦吏部尚書入內閣詩工部  
主事詞蓋運司使誌青城尹論兵部尚書金緋銀艾  
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爲誥博學能文讚小心守  
法不敢任進退世宗稱其端慎值夏言歲嵩當事  
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畧好談兵

林瀚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興徭稱其  
節操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叅慎許可對生客極  
鏐子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揚震故事爲擬

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  
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為名言瀚成化初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 孝宗三  
年為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學  
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撥歷雖勢要子弟不得越  
次請託歲合得繕金悉為諸僚屬次第帶置公嘗省  
其僦貸瀚居官潔修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夫  
有問終日酬應無矜急之氣久之為南京吏部尚書

言事忤旨乞致仕 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  
武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守鎮內臣不協而  
各處內官進有過者必索快船以便已私瀚皆裁弗  
予蓄怒而去劉瑾用事中傷者多嫉瀚尤甚南京諸  
臺諫以言事被逐瀚欲往送贖祖道且欲為直其事  
瑾益怒乃謫降浙江左叅政致仕復指同劉健謝遷  
為朋黨榜示天下及瑾誅復尚書銜瀚間居手不釋  
卷為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按察副使陳伯獻嘗



稱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為貴  
卑者即之不知其為尊  
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為賢  
且智卒年八十六贈太子  
保謚文安子庭樞嘉靖中為  
工部尚書謚康懿  
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  
子燾亦為南京禮部尚書  
機與燾三世皆為祭酒而燾  
尤孜孜不倦教誘後進  
惟恐有添祖德第燾亦舉  
進士為兩司庭機謚文康  
燾謚文懿

倫文叙字伯疇廣東南海人  
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

許五歲時與群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是兒當大魁  
天下弘治己可以儒士告考御史周南得其卷嗟異  
之入棘果中高等己未禮部試第一廷試亦第一授  
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為世所推重乙丑武宗登  
極使須朔安南會丁艱不果庚午起復為經筵講官  
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規諷語癸酉進修玉  
牒是秋主應天試事竣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  
天性純厚篤於孝友仗義恤孤室無私財且器量宏

遠人皆期為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為文宗韓楊悠  
長宛轉賴其為人居嘗以書史自娛于不釋卷尤善  
教于三子以諒以訓以誥皆成進士而以諒鄉試第  
一仕至南通政司叅議以訓會試第一是試第二仕  
至南京國子監祭酒父子掄四元海內科名推為第

一  
王重光